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六

贊頌 五則

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園莊周于室廣集朝士使稽含為之贊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園莊生垂綸之象記

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于刻榻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  
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贊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  
縱持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  
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  
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  
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  
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  
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

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  
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  
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馬事

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  
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  
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詎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

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  
遠心曠度瞻智宏才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  
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  
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辨支離覆逆之數經脈藥石  
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  
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  
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責勢出不休顯  
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

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  
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  
為星辰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  
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  
徇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道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  
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遯居貞退不終否  
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  
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險

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遊瞻望彼代爰想遐蹤邈邈先  
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  
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  
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  
祠宇庭序荒蕪攘揀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馬是  
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蔡邕祖德頌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

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  
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  
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  
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  
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狐稚所克任哉穆  
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  
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  
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神

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已華惟  
予小子豈不是欲干有先功匪榮伊辱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

八政一曰食周禮十職一曰農生民之本於是乎出豐殖財用  
於是乎在陽陵縣東厥地汙泥嘉穀不殖光和五年京兆尹樊  
君勤恤民隱乃命立新渠曩之毒田化為甘壤相與謳詠斐然  
成章謂之樊惠渠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闕之我有溝澮莫有  
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泊飢饉困瘁莫恤莫思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

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  
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守符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  
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  
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  
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傲外來庭面縛二十  
餘人年穀屢登倉庫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  
艱阻峻綠崖俾閭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院芒促  
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實陞之虞過者創

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冰歎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因其事則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繇道徒鑿燒破柝刻為碓崑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鍤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雜行人懽懽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慎植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鑿山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

序  
七則

劉安要略訓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  
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  
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  
靡散太宗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  
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  
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  
十篇有原道有叙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

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記論有  
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秦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  
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  
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  
言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  
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濺瀆  
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

也若轉九掌中足以自樂也倣真者窮遂終始之化羸  
埤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  
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  
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  
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  
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  
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使人窮南北之修  
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

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攝投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

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  
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達觀博見者也精神者  
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  
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  
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  
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  
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  
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

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  
流適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  
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  
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  
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  
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  
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

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撮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歲縷繚然之間撮捩呶齟之却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撲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

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  
微言之渺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  
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  
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  
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  
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  
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窕穿鑿百事之壅  
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

以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

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

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  
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  
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  
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  
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  
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  
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場至和而已自樂所受  
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

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  
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  
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  
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  
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

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彊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巨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

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

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  
滌蕩至意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  
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捍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  
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燥潤萬物而  
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宮

中成市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  
之文王四世累善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  
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為天下去  
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  
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躬擐甲冑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  
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遠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

侯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  
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  
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  
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  
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  
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  
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  
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

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  
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紼垂以為民先別河而道九岐  
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  
濡不給杞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闕服  
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  
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  
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  
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

馬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作  
為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  
千鍾贛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  
世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  
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  
征爭摧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  
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  
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墾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

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時君之令  
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  
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彊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  
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  
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  
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  
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  
王之風以儲與扈治玄渺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珍挈斟

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蕭統陶淵明集序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儻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

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  
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  
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相及智者聖人  
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  
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  
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  
譬彼鴛鴦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  
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

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  
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  
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  
子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  
毛而沉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  
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  
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  
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

卷五十二  
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  
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  
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  
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  
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  
目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  
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  
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

客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  
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  
教也

王羲之蘭亭序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  
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  
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  
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

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  
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  
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  
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  
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况修短隨  
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  
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

因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郭璞方言序 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輜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畢載以為奏籍周秦之季其業墮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而坐照四表不勞疇咨而物來

能名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  
乖途而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真洽  
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言復為  
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以燕石之瑜補  
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寤多聞耳

應劭風俗通序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  
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  
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

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為之章  
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  
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  
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  
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  
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  
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  
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

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官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為政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

閻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  
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字其  
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闡麗也張竦以為懸諸日月不  
刊之書子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  
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  
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且暮在人之  
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  
易今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為難

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  
明哲幸詳覽焉

曾鞏新序目錄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  
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  
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  
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  
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

之時百家象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  
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  
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蠶起  
於中國昏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矜其所得而諱  
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人之  
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  
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  
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先王之道以一

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  
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  
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  
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  
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  
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  
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  
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獨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蘇軾六一居士集序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

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固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

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益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

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  
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  
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子而亂天下者多矣  
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  
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  
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  
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  
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

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  
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  
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  
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佑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  
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  
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  
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

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  
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  
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  
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  
詩文七百六十一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  
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  
詩賦似李白此非子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韓  
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贈言 七則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  
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  
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

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魯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  
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  
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  
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  
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固辭將行  
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  
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  
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  
必擇土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土所以脩道也  
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子路將行辭於  
仲尼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  
彊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

五者可以長久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故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

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  
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韓愈送許郢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  
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  
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不  
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  
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  
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

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嘗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

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

鮮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  
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  
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厲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  
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  
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  
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  
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  
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自解 十一則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鮡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鮡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

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函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邪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秦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彊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

揆其兵之疆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  
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  
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  
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疆國也西勞於宋南  
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  
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牀之  
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

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

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

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  
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  
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  
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  
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驅馳國

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  
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  
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  
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  
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恚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  
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  
顯結于漢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

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則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

胥鵠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  
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  
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刎  
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  
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駸騃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

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

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  
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  
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  
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  
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  
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  
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

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聰則五霸  
不足侔而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  
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  
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  
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  
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  
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

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

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  
摩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  
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  
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  
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  
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

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馮衍上光武疏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  
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  
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  
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  
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  
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  
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

臣行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  
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  
密內自修教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  
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  
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  
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  
出無與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躬力行之秋而怨讎  
叢興譏議橫世益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隴

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

孔僖上章帝疏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於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舍容又何罪

馬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敢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

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皇甫規上順帝疏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  
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驚急使軍  
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  
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  
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

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  
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  
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  
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  
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  
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  
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摧

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  
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污穢廉潔  
無聞今已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

上

虞詡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  
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  
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  
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今州曰任郡郡

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蔡邕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穀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

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投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

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漢書十志下書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傳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維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厯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

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

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  
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  
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  
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摺摭本奏詔書  
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并竄亡  
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  
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  
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

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責袁紹以地廣兵多而專  
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 臣聞  
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  
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立事至於  
懷忠獲繫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  
霜之應故鄒衍犯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于陪  
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

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  
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  
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彊禦避禍求福與  
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  
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  
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  
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  
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

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  
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位勃海申以軍號則臣  
之與卓未有織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  
則進可以饗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  
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踵  
係至使猾寇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  
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

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  
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揚蹈藉  
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  
懷懼謝咎歸土張揚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  
竇融以議郎曹操摧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  
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  
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  
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

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  
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  
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  
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  
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  
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  
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  
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

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十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讎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

敬於社郵也太傅日殫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  
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  
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讐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  
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  
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  
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  
刑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  
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啟

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  
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王浚承制以裴憲為尚書懷帝時王浚為石勒所破棄  
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  
勒素聞其名名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  
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  
威誠信岵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對  
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殘醜正尚晉之遺

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間未聞  
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  
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  
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  
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裹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  
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  
二子署從事中郎

江淹詣建平王上書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

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  
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  
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  
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整停左  
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  
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  
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

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  
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  
墮照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  
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  
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  
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  
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

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  
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  
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磨骨遠則  
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  
或如是況在下官馬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  
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  
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

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  
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  
雲浮格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  
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  
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  
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事以聞

經濟類編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翟煦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侍讀臣張燾

謄錄監生臣魏純曾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

明 馮琦馮瑗 撰

文學類七

設論十八則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  
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  
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漢東方朔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  
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  
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  
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或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  
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  
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

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  
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  
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  
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  
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  
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  
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  
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  
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  
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  
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  
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  
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  
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

曰接輿避世箕子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

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  
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  
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  
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  
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  
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

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賑貧窮存  
蓄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  
大治陰陽調和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  
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圉空虛鳳凰來集麒麟  
來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  
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  
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  
人之議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  
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善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  
智能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辨智矣然志力盡忠以事  
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  
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知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自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摺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

之則向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  
效情安知前後夫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  
輻輳者不可勝數恚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  
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  
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  
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於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逢文王

得信其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  
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鴝飛且鳴矣傳曰天不  
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  
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  
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

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鄴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恠之耶語曰以筮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

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鼪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  
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揚雄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  
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  
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  
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  
有日矣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  
五千文枝葉扶踈獨說四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  
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  
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  
分五剖並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  
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  
一侯徽以糾墨制以鑽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  
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  
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  
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

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  
吳亡種蠱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  
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  
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賢哲馳驚  
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  
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

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誣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竒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  
知何如今子乃以鷓臬而笑鳳凰執螻蛄而嘲龜龍不  
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  
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脇摺髀免於微  
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漱昂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唾流沫

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于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敬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恃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  
坻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  
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  
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  
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  
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美味  
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

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苟薄羣生歷覽者  
茲年矣而殊不寤盡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  
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  
閱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  
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  
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  
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  
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擬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

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嶠峽則不能淳滄雲而散歊蒸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戶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

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  
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  
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  
之調鐘侯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  
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班固賓戲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  
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  
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

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蒞下無所根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擣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  
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  
道德之實守窳輿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  
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虓  
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  
之其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  
搨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

度淫蕪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  
會風移俗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  
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策以  
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  
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顛  
頓福不盈皆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  
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徼君呂  
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道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

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  
濶哉道不可以二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廓  
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  
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  
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  
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  
叅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  
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

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  
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  
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  
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  
儒林劉向司籍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

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  
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  
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于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  
耽樂於箏鞞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  
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  
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  
命共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  
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

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  
魚龜媒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  
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  
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  
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  
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  
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  
爾自娛於斯文

崔駟達旨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  
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  
極爰登其質今子韞積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  
有日俯鈞深於重淵仰探達乎九乾窮至賾於幽微測  
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  
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負抱  
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  
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

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螽蚋之趨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

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  
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  
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  
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  
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  
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  
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  
臯陶謨高祖嘆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

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  
銘昆吾之治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  
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以則躡纓整襟規矩  
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儉則救俗平則守禮舉  
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彫以  
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  
殊參差同量坯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  
和樂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措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尚父之厲  
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  
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  
壬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  
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不為之數悠悠因  
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  
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不厭  
糟糠而安菽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

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鬻縣旌自表非隋和  
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  
苟以狗已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  
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  
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  
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  
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  
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

克捷於彊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  
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  
童牙而報趙原哀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  
結信於丘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  
顯義於趙武漢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張衡應間說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  
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  
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  
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  
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  
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  
器賴彫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  
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  
令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  
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馬徒經思

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見諉於鄙儒深  
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枝邪參輪  
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  
機而鈎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  
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  
用後勲雪前吝倖佞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  
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  
祿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

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  
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  
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  
於心有猜則簋飧饌舖猶不屑餐旌督以之意之無疑  
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桓褐而襲黼  
黻或委帟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  
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腫  
朦黃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

禍福於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當  
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褻擾不可方物重黎又  
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人各有能  
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齊畫  
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以人該之夫玄  
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涵泥而潛蟠避  
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  
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

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  
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緹而秦伯退師魯連  
係箭而聊城弛析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  
說夫咸以得人為臬失士為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  
高祖踞洗以對鄴生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鼈應也故能  
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  
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魅  
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

汨而龜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  
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  
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  
成林及津者風撼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為幸世  
易俗異事勢乖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  
而求劔守株而向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  
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  
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犀舟勁楫

猶人涉中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  
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  
之常服馬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瞻而大談  
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  
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  
雕獨飛慙我垂翅故棲吾感蠹龜附鵠悲爾先笑而後  
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  
退敵墨翟以榮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

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棋局  
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  
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  
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積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  
不慊夫晉楚敢告成於知已

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  
之大寶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  
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

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叙藝倫掃六合之穢惡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智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宏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

者荷榮祿而蒙賜蓋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  
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  
之思耶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  
所謂靚曖昧之利而忘昭哲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  
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  
曰居吾將釋爾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  
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  
斯以降天網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

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  
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  
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  
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  
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  
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邀邀方穀天天是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  
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

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  
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  
蕤賓統則微陰萌薰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  
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  
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  
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  
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  
濟多士端委縉珽漸鴻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

泗濱之石累圭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裹者洪源辟而四隩宅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裹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故百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腫矇不

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聚乎煌煌  
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搖振蕩乃亂其情貪  
夫狗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  
損益之數騁駕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  
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  
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以  
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蹈而踏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閘所防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  
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  
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  
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孔周  
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  
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  
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元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  
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  
露不除踊躍草萊祇見其愚不知我者將謂之迂修業  
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  
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

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  
德於衡軻倭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  
土於善圍狼臆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欬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  
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  
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

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夏侯湛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  
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  
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  
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  
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  
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  
棲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

蕩胎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  
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  
子之陸沈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  
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  
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  
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為大夫顯為卿尹於何有寶  
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回一翼令吾子攀  
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

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沈默使吾子栖遲窮  
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吞江河之流不以濯  
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  
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  
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大矣斟酌之喻非小醜  
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  
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槩乎客曰敢祇以聽夏  
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

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貴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

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  
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  
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  
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  
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  
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  
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  
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

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茅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

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熱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翕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暫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便謂峻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因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澗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縣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

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  
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  
膺宏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  
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  
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  
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  
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  
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

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  
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  
蔑昆吾之功嗤桓公之勲抵枹管仲蹉跎晏嬰其遠則  
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  
白沖虛乞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  
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蹶躄鄙事取  
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子獨不聞夫神人乎翕風飲  
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

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  
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  
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  
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  
見縻抑乃沈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  
成湯寧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  
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  
而登阿衡寧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

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  
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  
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  
刀不能入泥騏驎騁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駕蹇不  
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  
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  
鈍之較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  
已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而僕已竭心思盡才學

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  
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銜哉子不嫌僕德之  
不邵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  
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  
以徼文傅說操築以寤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  
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揚狂以  
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  
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仕懷柳惠三

紉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彷彿其清塵

晉皇甫謐釋勸論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  
通吐靈故黃鐘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  
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才連利  
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學於有莘或通夢  
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  
或冒諉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  
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

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  
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  
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  
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冲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  
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礮然執高  
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  
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  
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

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饑  
不待餐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  
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  
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傾臨川恨晚將復何階  
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  
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  
鱗排闥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  
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

功景鍾叅叙彙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  
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以  
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  
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  
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  
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寄生聖世託道  
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  
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

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  
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  
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  
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  
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蠱種親而越霸屈子踈  
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  
故馮以彈劔感主文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  
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耻於見逼斯皆棄禮喪

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  
化也叅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  
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  
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  
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  
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  
好遜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  
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

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邀寵之人是以支伯以幽  
疲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  
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市於布衾干木偃  
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著以著道四皓潛  
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  
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  
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羣  
賢故能棄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

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虛寂以寄身居無事  
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  
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  
時而駭衆吾亦恠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  
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  
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  
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  
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

定方徒恨生不逢乎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  
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卻令先釋譏 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  
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  
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  
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耻是以達人研道探  
蹟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  
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  
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入悠悠四海嬰於禍  
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  
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  
闕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奧祕  
躊躇紫闥喉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  
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  
此素餐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胷肝排方入直惠彼黎

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緩衡轡回軌易塗輿  
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夷庚之赫撫播秋  
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  
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  
艷管闕篁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  
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  
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  
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朦昧肇初

三皇應錄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蠱動智巧萌生或飾真以讐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宗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鏐鏐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復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宇未踐而棟折榱

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吊其躬鬼艾其額初升高岡  
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  
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或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  
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  
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  
順民政治之隆皓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文播皇澤  
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上垂詢納  
之宏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行之迹繁

乎疊疊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有聲有寂  
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  
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冲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  
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縱橫者歛披其胷狙  
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隣不顯祖之宏  
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  
祀以初祭幾皇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偽者未合聖人  
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

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  
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鷲騰伊望之事也  
總羣俊之上略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  
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  
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  
嶽之高峙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  
美亦進可而替否故矇誦瞽說時有攸獻譬道人之有  
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

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  
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  
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  
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扁夷叔之高懟合不以得  
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悻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  
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餐  
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  
朝士山積髦俊成群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

鄧林游禽逝不為之歎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  
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  
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已  
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  
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題叔盱之優游  
美疏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商欣環堵  
以恬媿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  
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

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弦以流聲齊  
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荆雍門援琴而挾說韓  
哀秉轡而馳名盧教翱翔乎玄闕若士竦身於雲清余  
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已而自寧

東哲玄居釋 東子閒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機  
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  
尚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  
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

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已伸道不耻於時上國有不  
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革老負金鉉以陳  
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咏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  
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亡寐之勤晝騁  
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  
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  
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邾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  
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拔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

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紉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  
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鷓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  
逸龍振光耀以驚沈鮪徒屈蟠於埳井盼天路而不遊  
學既積而自困夫何為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  
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誠悔遲而忘夫  
朋盍之義務疾亦豈登海湄而抑東流之水臨虞泉而  
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為桔儒學自枉囚大道於環堵  
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威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

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泰階  
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餐蔬終身自匿哉東子  
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論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  
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  
舒畫戢羽族翔林蠖蛸赴濕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  
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栖或排蘭闥而求入在野者龍逸  
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  
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

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  
八羣而耻為七人之儔乎且道暎而通士不同趨吾竊  
綴處者之末行未敢聞子之高喻將忽蒲輪而不盼夫  
何權威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  
端亦作朝遊魏莪之宮夕陞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  
暮落忠不足以衛已過不可以預度是以士諱登朝而  
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  
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揚雄抗論於

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能罷輟猛五刑  
勿用八紘備整主無矯肆之怒臣無覓纓之請上下相  
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  
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  
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為可  
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  
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隣之寇平勃不能  
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

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謂山岑之林為芳谷底之莽為  
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借足於獸  
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耻布衣以肆志寧文  
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擔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  
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  
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鎮俗偶  
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為輿玄鑪為  
肆神遊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

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者之所棄雍聖籍之荒  
蕪總羣言之至一企素履於丘園背纓綉而長逸請子  
課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

陳琳應譏 客有譏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  
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  
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  
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使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  
疑本朝假拒羣姦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

勲捐功棄才以德取怨今賤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闕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浮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鳩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况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

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勤而後愉樂乎蓋以彼  
勞求斯逸也夫世治則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  
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則狂矣  
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  
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媛官放禍棟臣  
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姦清澄  
守職也既乃卓為封蛇幽鳩帝后強以暴國非力所討違  
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

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主君以寬宏為守仁惠為慮若地之載如天之燾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旄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謹言賤巧偽慮不專行功不擅美治事若不及求愆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策而風烈宿宣也

嵇康卜疑集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

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  
期達常以為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  
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為患是以機心  
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為一指不  
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  
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為積蠹貴為聚怨  
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邱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  
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為吾質聖

人吾不得見異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宏覆施而不得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作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追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

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  
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  
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  
營營乎寧寥落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  
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愴乎將  
慷慨以為壯感槩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  
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  
鼎食枕藉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

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宿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鯨  
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  
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  
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  
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  
吝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  
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四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  
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

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下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郭璞客傲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為寶士以知名為

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  
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  
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  
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  
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  
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  
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并蛙難與  
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

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  
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  
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  
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驪驪軒髦杞梓競敷  
蘭萸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  
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  
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霧  
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

懸乎龍津蚓蟻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驚暴鱗連城之  
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艷糜干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  
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  
神王迹靡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  
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  
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  
機洞鑿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  
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

子不夫彭涓不壯秋毫不小泰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蟬  
游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溫懸象  
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  
之委頽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  
胡蝶為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  
豁雲臺之觀者必闕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  
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  
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

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  
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杙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避  
形以倏忽吾不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曹毗對儒 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  
為俊麟以絕迹標竒松以負霜稱雋是以蘭生幽澗玉  
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盧  
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  
夷迹洞潤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晞冥風弱挺

秀容竒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  
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  
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已任申  
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  
韻淡泊逸氣虛洞養素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  
不希挹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  
位以衺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  
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魯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

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  
蕡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  
一管之鋒子若謂是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  
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  
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  
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  
穎賈生之才技竒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  
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為

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  
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儻黃綺鼓滄川而浪龍鯉  
者矣蒙竊惑焉主人莞爾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  
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  
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  
之表是以迷麤者循一往之智捐介者守一方之矯豈  
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  
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

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玄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三典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於川方將舞黃蚪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闥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敬

對以終篇

唐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  
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  
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克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  
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  
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  
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  
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  
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  
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  
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  
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窺姚姒渾  
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  
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

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闔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于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榑侏儒根闌扃樸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

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  
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  
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  
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  
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脩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  
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

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  
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  
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  
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  
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經濟類編卷五十三